观花

援塞医疗队员们不仅给非洲人民带去了健康，传递了无疆大爱、中非友谊，还用眼睛用耳朵看到听到了多姿多彩的非洲——

拾趣塞拉利昂

□　洪建国　陆荫英

为应对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从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抽调优秀医务人员，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奔赴非洲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疫情，彰显了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在塞拉利昂的日日夜夜，对于每一位援塞抗埃队员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他们不仅给非洲人民带去了健康，传递了无疆大爱、中非友谊，还用眼睛用耳朵看到听到了多姿多彩的非洲，发生的一些奇闻趣事也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头顶神功

2015年，我在非洲塞拉利昂执行援助任务时，曾经有人开玩笑地对我说，塞拉利昂人的脑袋不是用来思考的，而是用来顶东西的。这是怎么回事？一考究才知道，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如果你走在塞拉利昂的大街上，随处可见头顶东西的塞拉利昂人，并且禁不住为他们的头顶神功拍手称绝。

在塞拉利昂，人们运输东西多不用肩担背扛，而是用头作为运输工具。无论男女老少，都头顶着一个直径六七十厘米大小的托盘，或是头上垫一块用毛巾制成的棉垫圈，上面放着各种东西，真是没有不顶的东西。

有顶水桶的，有顶木头的，有顶成袋水泥的，有顶满筐香蕉的，有顶成捆啤酒的，有顶成捆钢筋的，有顶成箱成袋食品的，轻则五六斤，重则上百斤，有的看上去就像头上顶着一座小山包。

有一次，我们去一所医院参观，路上大家感到渴了，就想买椰子汁喝。这时刚好有一个卖椰子的塞拉利昂妇女过来，她头上顶着一个大铁盆，盆里装了很多椰子，看上去很重。队友孟玉华说买两个，那位妇女示意我们帮她抬一下。于是我们两名队友帮她从头上抬下来。事后，两名队友说那一盆椰子至少有50斤。

塞拉利昂人用头将物品顶到家里，或是在大街上顶着叫卖。他们顶东西时行动自如，还有说有笑，既不会洒落，更不会倾翻。但是，也有个别物品从头上掉下的时候。

任何生活习惯的存在都有它的必然性。听说，塞拉利昂人头顶物品的最初原因是遮挡毒烈的阳光，后来就形成风俗习惯了。也有人分析，在很多非洲国家，包括塞拉利昂，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交通工具匮乏，人们用头顶东西运输就成了一个方便省钱的好办法。日复一日的头顶神功，让他们的颈背肌肉变得十分结实发达，很少听说非洲有人得颈椎病的。并且他们走路时腰板挺得很直，身材都比较好。

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队友看到人家头顶神功特别好奇，也想练这种功夫。于是，每次吃饭时他都会顶着碗筷来食堂，吃完饭他又顶着碗筷回宿舍，只不过他顶着碗筷走路有些晃晃悠悠。有人笑他如果摔了碗筷就没得饭碗吃饭了，也有人笑他永远也练不成头顶神功，因为塞拉利昂人头顶东西时腰是直的，而他头顶碗筷时腰是弯着的。但是，这名队友一直乐此不疲地练着。

不好辨认的面孔

在非洲执行援助任务时，在我眼里非洲人长得都一个样，全身都是黑的，只有一口牙齿是白的，真是不好分辨。这对晚上开车的司机来说，就更不容易了。司机闪占朝就特别不愿意开夜车，起初大家还以为他有“夜盲症”呢。

那天晚上，我们要去中国驻塞大使馆取文件。闪占朝虽不愿意晚上出车，但有任务还是出车了。路上闪占朝道出了怕走夜路的原委。他说：“在塞拉利昂，本来当地人全都是黑人。到了晚上，路上连个路灯也没有，如果黑人再穿件黑衣服，突然从路边冲过来，那可就惨了！”一路上，闪占朝让队员帮他观察道路两边的情况，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车开得小心翼翼。

一天夜里，队友詹宁波押运货物到机场。凌晨2点货车抛锚在路上，他和塞方伙伴下车修理，转身间，塞方的伙伴都不见了。詹宁波感到有些奇怪：“人呢？哦，明白了，原来黑人在夜里我们是看不见的！”

①总统树

②援塞医疗队为塞方提供一对一培训。

③塞拉利昂妇女头顶重物行走。

（照片均由洪建国拍摄）

对于医务人员来说，非洲人的脸在我们看来都一样，甚至是他们的名字，我们也分不清谁是谁。他们名字的读音听起来都一样，而且重名重姓的人很多。刚开始我们都对不上号，费了好大劲才知道重名这回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买了一个拍立得相机，患者入院就拍照，然后把照片贴在病历上，每次查房都带上当地护士，让他们去帮着辨认。

神秘总统树

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区，有耸立的高楼、漂亮的建筑、繁华的闹市、来往的车辆，还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有中国援建的中塞友谊大厦、塞拉利昂国家体育场，一看就是中国建筑的风格。有两层小楼的塞拉利昂国家博物馆，顺路上去，就是总统府了。这是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最繁华的地方，前面就是总统树。

从远处看去，大树高大挺拔，有十几抱粗，20多米高。来到近处，总统树被一个圆形树坛包裹起来，立在一个四个方向交叉的马路中央转盘上。树的四周围着一圈人物肖像画，其中一幅一眼便能认出是现任总统科罗马。总统树粗壮的树干横生出许多枝节，枝繁叶茂、荫翳蔽日，成群的果蝠在树上飞来飞去，给人一种神秘和沧桑之感。

听说，这棵总统树是一棵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木棉树，是弗里敦的象征，在塞拉利昂的纸币和邮票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这棵树也随着城市的变迁饱经沧桑。历史上的弗里敦名为格兰维尔镇，这棵古树下曾是西方殖民者贩卖“黑奴”的地方，无数黑人在这里失去自由。后来，重获自由的人们又回到此地，并将这里改名为弗里敦（Freetown），是“自由之城”的意思。

可以说，这棵总统树见证了弗里敦的历史，不管是被殖民的时期，还是内战的10年，还是肆虐的埃博拉疫情，都一一写进了这棵树的年轮。

隆重的婚礼

援非期间，我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宾图玛尼宾馆看了一场盛大的塞拉利昂婚礼。据了解，塞拉利昂宗教信仰主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宗教信仰决定娶妻的数量，该国法律规定每名男子最多可以娶妻3位。

塞拉利昂不同的部落婚礼习俗也不太一样。原始部落和比较偏远的地方依旧传承着父母指婚的习俗，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彼此定了缘分，待男方有能力支付所有婚礼费用和接受女方后，双方家长一起商量婚礼细节。在大城市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自由恋爱结婚慢慢成为主流，男女方一起分担结婚费用，但经济能力还是决定婚礼能否按期举行的关键因素。

在弗里敦，年轻人结婚综合了西方和当地的风俗，一般前一天晚上男方、女方会分别在自己父母的家中举行告别单身生活的聚会，第二天婚礼当天才会在一起。

婚礼一般从下午六七点开始，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传统婚礼和西式婚礼要分别举行。婚礼当天男方需要给女方准备一些特殊的礼物，除了常规的钱物以外，比较特殊的是男方要准备当地的一种果实——卡拉巴斯果。这种果子最大的跟脸盆一样大，虽然大但是很脆弱，暗示女孩子是很柔弱的，需要精心呵护。卡拉巴斯果会被切成两半，中间掏空放入一些预示美好生活的物品，如米、油、衣物、针线，意思是说妻子应该呵护丈夫。还有可乐果，一种药用植物种子，暗喻夫妻之间应该相互疗伤，另一寓意是子孙满堂，因为这种植物会结很多小果实。

在塞拉利昂，新人们的结婚戒指通常是3枚一套，新郎一只，新娘两只。一只是订婚戒指，一只是结婚戒指，两只都戴在右手的中指上，很特别！

旅途

塔克西拉：寻访唐僧的足迹

□　朱　丹

如今的讲经台唯有斑驳的石砌基座和土方留存，却仍然高大雄伟，有一种历经风雨沧桑屹立不倒的傲然气度

塔克西拉佛学院遗址　　朱　丹摄

刚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不久，就听说附近有个名叫“塔克西拉”的小镇，貌不惊人却声名显赫。这座小镇里，保存着距今2500年历史的古城遗址。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将塔克西拉称为“呾叉始罗国”。他描写道，“地称沃壤，稼穑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气序和畅，风俗轻勇，崇敬三宝。”可见当年的塔克西拉环境优美、农业发达、佛教流行。

从伊斯兰堡市区向西北驱车约50公里，便到达了塔克西拉。我选择首先去塔克西拉博物馆逛逛。小巧精致的博物馆掩映在绿树繁花之中，外表看上去更像一座名人故居。走进展厅大门，才发现别有洞天。展厅分为两部分，一侧展出古城遗址出土文物，包括钱币、陶器、石盘等各种日常生产生活用品。一枚枚印有希腊国王头像的古钱币表明，这里曾被希腊王朝统治。

展厅另一侧是佛教文物陈列区。上百座佛陀、菩萨塑像整齐排列，庄重而静穆。仔细观察这些佛像不难发现，其雕刻风格与中国常见的石刻佛像迥异：大耳垂肩、顶着特殊发髻的佛陀，面部却具备高鼻深目的希腊人特征，身上的披袍也是希腊式的。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攻至塔克西拉后被阻。希腊人不仅没有将塔克西拉毁于战火，反而将希腊的雕像艺术与佛教文化完美融合，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犍陀罗艺术，开创了“佛”最初的形象。

塔克西拉第二站，我来到三大古城遗址之一的锡尔卡普，领略希腊统治者留下的历史遗迹。在向导指引下，我在一片近似废墟中分辨出古城的石墙、城市街道以及分布于大街两旁的住宅、商铺和庙宇遗迹。其中最著名的是“双头鹰庙”，它实际上是一座窣堵坡（佛塔），基坛台阶旁边的壁龛里有石雕双头鹰装饰。明显具有古希腊文明特征的双头鹰与古印度佛塔融为一体，再次证明了两种文化和谐相处、相互交融的历史事实。

告别断壁残垣，经过一段乡村土路车程，向导带我到达一个小山丘脚下并告诉我，玄奘曾在位于山顶的贾乌利安佛学院内留学习经。拾阶而上，我不禁想象着公元630年（另说650年）圣僧到访塔克西拉的情景：由大唐长安一路西行，他必定是风尘仆仆、满身疲惫却又无比虔诚笃定地，一步一个脚印，缓缓登上这座小山。

走进佛学院遗址，只见中央一个小广场，四周环绕十几间打坐间，石墙相隔，错落有致。院内还建有厨房、浴室和仓库等配套设施。广场旁边的殿内保存着数十座窣堵坡和大量精美石雕、泥塑佛像，可见当年的繁盛。

在不远处的另一座山丘上，我找到了玄奘讲经堂遗址。众多打坐间和打坐台紧密排列，簇拥着一座大型佛坛。据说这便是玄奘讲经时所坐的莲花宝座。如今的讲经台唯有斑驳的石砌基座和土方留存，却仍然高大雄伟，有一种历经风雨沧桑屹立不倒的傲然气度。望着眼前的遗迹，我仿佛穿越一千多年以前，高台上圣僧口吐莲花，台下众僧虔诚笃定，木鱼声声，佛香升腾缭绕……

途说

夜宿法国“农家乐”

□　陈　颐

生活很丰富，在哪里生活不重要，关键是心里是不是快乐

雷诺小车沿着法国南部乡村小路行驶，路旁不时闪过出租农家旅店的招牌。在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地区，保留着许多中世纪村庄，村口的石头墙上挂着一块标有旅游点的木头地图。我们此行要去的是提前预订好的一个叫三棵无花果树的农家旅店。

夕阳下的南方乡村像一幅美丽的图画，起伏的小山丘绵延伸向远方，红黄绿三种颜色构成了这里独特的画面。这一地区还盛产葡萄、橄榄和各种各样的香料，最有名的香料是熏衣草。

就是这样令人心醉的阳光给了画家凡高和塞尚灵感，使他们创作出充满生命的向日葵和许多独具风格的乡村风景画。

同伴伊斯娜女士在上世纪80年代从法国来到中国，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中文时爱上了一个中国小伙子，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太阳落山前，我们走进三棵无花果树农家旅店。男主人罗兰带着法国南方的口音说，“欢迎你们来我们家作客。一会儿还会有更多朋友来这里聚会，愿你们在这里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我们被安排住在二楼。房间里整齐干净，床上铺着印有各种碎花图案的棉被。4个巨大的枕头很艺术地摆在床头，墙上挂着表现农家生活的油画，玻璃柜子里摆着各种小工艺品，一种淡淡的清香在房间里飘荡。

乡村晚宴开始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邻居们大声说笑着走进客厅。壁炉里的火苗燃烧着，不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乡下人说话很爽快，听说我来自中国，便和我攀谈起来。

他们告诉我，乡村旅游是法国旅游的一大特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厌倦了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渴望过一种更加宁静简朴的日子。他们利用假期，全家人来到乡下，住在农户家，充分享受大自然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

法国政府非常支持乡村旅游，为修建乡村旅店的农民提供资金上的补助，同时进行评奖活动。评奖有六项基本标准：礼貌、热情、信息、价格、住宿和印象。女主人伊莎贝拉说，“我们家回头客很多。有一次，有三对分别来自巴黎、比利时和荷兰的夫妇来这里度假。最初两天，他们彼此不讲话。没过几天，便一起用早餐、一同去郊游，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在城市，他们彼此之间也许永远也没有机会相互交流的”。

罗兰夫妇的儿子毕业于烹饪学校，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厨师。在普罗旺斯，人们通常在食物中放橄榄油和香料。这里盛产鱼、羊、番茄、茄子等，我们品尝的每道菜里都饱含当地特有的风味。

我问罗兰对乡下的生活是否感到寂寞，是否羡慕城里人的生活。他笑道，“我一辈子也不想在巴黎那样的大城市生活。我喜欢在农村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听人摆布”。

伊莎贝拉自豪地说：“哪里也不如我们家好。我们每天都很忙，爷爷留下来的葡萄园出租给合作社管理，我有自己的批发站，销售水果和蔬菜。这套房子有三套客房，我打算再建一间卧室，在院子里盖一个大客厅。生活很丰富，在哪里生活不重要，关键是心里是不是快乐。”

我在客厅的墙上看到一首法文诗，题目是《送给我的儿媳妇》。法国的婆婆如何对待儿媳妇呢？诗比较长，但说的都是真心话。

“在一个美好的日子，他看见了你。你出现在他童年的记忆里，你生活在他少年的岁月中。他的全部爱都在这一天的这一时刻从他眼睛里闪耀出来，你们相爱了。

“我们再也无法全部拥有他。从他还在襁褓中时起，我们就盼着并教他学会做一个真正充满爱心的男人，在正直和诚实中生活的男子汉。

“带着这样的爱，他选择了你，我的儿媳妇。现在，该是你把他接过去，穿过他的沉默，倾听他的需要，帮助他在生活中微笑。”

我对伊斯娜说：“这里的生活让人感到很温馨。咱们在这里再多住几天该有多好！”她笑道，“你的思维很像西方人嘛，尽情享受当下。我那个中国丈夫每当发现他喜欢的地方，就会对我说：等我死后，就把我埋在这里。”

图为法国农家旅馆。　　陈　颐摄